

內 疚 集



梁艷坤著

海天叢書

洪天賜教授捐贈

內 疚 集

梁艷坤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目次

蕭遙天先生序	一
內 疚	四
邂逅	八
我的母親	十
變	十三
無債一身輕	十六
手 錶	十九
愚人節	廿二
信 心	廿五
煩惱的週末	廿七
早晨的關仔角	三十
別離前後	卅七
一束舊信	四二
悼	四四
駕車受考記	四八
學會開汽車的煩惱	五一
談 家	五四
談寫信	五七
談手	五九
心 曲	六五
情 書	六五

內疚集序

蕭遙天

這十幾年間，我站在馬華教育的崗位，爲希望馬華文壇多增新血，燒竈趁熱，時時在鼓勵青年們多多寫作，寫得多了，熟能生巧，自然也寫得好了。爲尊重青年的自尊心，他們在寫多寫熟之後，有意結集印行，仍多多鼓勵，力之所及，當效微勞。凡一切對青年們澆冷水的話，如說他們幼稚，不夠水準，印書是嚴肅慎重的的工作，不能孟浪從事，這些因噎廢食，似是而非的謬論，都嚴詞申斥。我覺得古人的確對印書很嚴肅慎重，大都到了老年才把作品整理付梓，有些來不及了，還把這整理付梓的責任，囑託朋友、門生、子孫去做。其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印刷術不發達，雕版不特要花很多的錢，還要騰空一間屋子來儲藏。初出茅廬的讀書人，名位不顯，衆望未孚，是缺乏這種經濟條件的，這當然是文化事業的缺憾。當今之世，蒙科學的賞賜，印刷比古人的恭楷抄寫還容易，那何必抱殘守缺，奉古人的行徑爲圭臬呢。

每個人從事任何工作，都難免經過幼稚的過程。我從前跟謝公展先生學畫，謝先生有一點使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是，當我到他府上拜訪時，餐後邀我進後宅參觀幾幅他少年期的花卉，稚拙的程度有甚於我的初學。謝先生在藝術成功之後，絕不把它焚棄，還獻醜於徒弟之前，承認他以前比徒弟還蹩腳。無言中也鼓勵徒弟不要因稚拙而自餒。可惜我後來因學習的志趣轉了方向，中途

輟學。我的畫藝又在逆水行舟中急退下來了。惟這件事仍耿耿在懷，移用爲對其他學習的教訓。

仍就寫文章來談吧。開始不怕幼稚拙劣，有恆心有毅力的人必隨時間而漸成熟。這是從謝師移用來的好教訓。我自己在這教訓之外，另有體會的成功條件是：「大意下筆，細心修改；大膽發表，虛懷求教。」關於前者的「大意下筆，細心修改」，這屬於作者自己的製作過程的原則。大家一目了然，也不必細談。關於後者的「大膽發表，虛懷求教」，是作者與讀者感應的原則，這原則如果善於運用，則作者必定成功。不敢運用，失敗也成定局。寫文章的目的是什麼呢？說是寫給自己看的，這答案只評定二十分。如果說是寫給他人看的，看的人越多越滿足，讚美的與倒采的同樣滿足，便可評定八十分。故文章既寫下來，一定要發表，不發表則文章也不必寫了。誰阻礙了發表的機會，也就是誰毀喪了文章的生機。一個作者能夠把握了發表的機會，也就是能夠保養自己的寫作生命與加強自己的寫作生命。好像種子已播下田地，要希望有收穫，雖然還有土壤、氣候、水利、施肥、藝植……很多決定因素，最主要的還是保養種子的命根與加強種子的活力。那很多決定因素，不過是順應種子的要求，讓它好好地抽根發芽，分枝佈葉，開花結果而已。誰阻礙了它的生理發展，便是誰剝奪了它的生命。

讓寫出的文章能夠發表，能夠印單行本，是順應文章生命的基本原則，現代出版業發達，大大滿足了寫作者的願望，讓以前在書桌上展覽的，在書房裏張掛的，在親友間傳觀的，都送到廣闊的天地中去，識與不識，都有辦法人手一卷，以文會友，大大滿足。但你怎敢面向廣大的天地

中的寒冰烈日，面向和風細雨，面向千千萬萬的眼睛與嘴吧，須要鼓足勇氣，要大膽，要從大膽中堅定你的自尊，自信。

既然大胆發表了文章，第二步還要虛懷接受大眾的批評，寒冰烈日對你的磨折，你要客觀地冷靜地應付，攻你短者正是增益你所不能，指摘你的缺憾者正是補填你的缺憾，一言驚醒夢中人，你深深慶幸，你的知識與創作能力已不爲書桌書房親友所限，從敵意中奮發，從明鏡中認識瘡疤。和風細雨是對你護持的，你的心聲得到共鳴，你唱歌有人和聲，你痛哭有人陪眼淚，你痛苦有人安慰，你歡喜有人鼓舞。你也要深深慶幸，以前你是培養在小盆中的盆景植物，現在你是嗅到泥土的佳穀，餵飽雨露的奶汁了。一切好意壞意，建設性的教訓，破壞性的辱罵，你都要虛懷接受，從而漸謀自己的壯大。

也許有人反對我的理論，認爲讓一切不成熟的作品，都大胆地發表，不是麻縷與絲帛同價，蘭蕙與蕭艾同器嗎？這是多餘的顧慮，我要呼籲反對的人，要宅心仁厚，捐棄了偏狹的見解，須知作者受了自尊心的約束，大胆也應該有分寸；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下等貨色也必全體喝倒采。何況作者要把作品印行，最低限度仍受幾種限制，其一，如交給出版家，出版家如果認爲無印行價值，必不敢投資。其二，如自費出版，自問不足以號召讀者，則印下來的書本，準備做燃料，便自己敲錯了算盤。其三，如自費並以贈人，則夠水準，自然有適當的評價，不夠水準，也自然得到指正，花點印費等於向大眾交學費，仍有教育作用。現代的出版容易與出版自由，在文

化上的貢獻很大，它幫助了作品的流通，加強了寫作力量，作品在博大的「羣衆學校」中接受教育，也縮短時間，加速了成熟；克服困難，保證了成熟。古人是沒有這種好機會的。

梁艷坤女士，青年好學，在振華女中讀書時，便以能文爲師友所稱道，離開了學校，仍勤寫作。所寫範圍，絕不好高騖遠，一切的題材與主題，都在日常的生活中心攝取，每篇都很樸素、親切、生動。最近把歷年作品選擇若干篇纂成一集印行，命名爲「內疚集」，因爲她的兄弟多是我的學生，承不見外，要我寫序。這麼自愛自勵的年青人，我正患馬來西亞太少了。我着實很愉快地接受這個差使，只怕寫得不夠分量，有負梁女士的雅意，好在排於眼前的是一本「內疚集」，女士的處女作出版與命名「內疚」，恰好是一方面大胆，一方面也很虛懷，我相信真理不是「黑漆皮燈籠」，自己肚子裏亮，照人却不亮的東西，故我們所見，不謀而合，因從而細抒我的所見。

我用三言兩語：「樸素、親切、生動」，已足介紹女士散文的風格。不作苛細的挑剔，也不盲吹瞎捧，特演「大胆出版」與「虛懷求教」的意思。梁女士和讀者們必鑑我一片誠摯之心，我自己也正以此勗勉。是爲序。

內 疚

因爲是「哈里拉呀」節，也就是回教徒的新年，公司方面便有二天的假期，恰巧又適逢星期日，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了三天的假期。當這一個喜訊傳到我耳朵時，頓時我高興到連飯也不想吃了。因爲，×君恰巧在這兩天到檳城來旅行，這樣一來我可以有許多時間陪他了。

六時正×君便來訪，我便帶他到處去溜，用車載他到眼鏡池玩，帶他去花園兜風，陪他去海濱乘涼，晚上又和他一齊上街買東西，這樣很快的渡過了一個晚上，又溜去了一天，×君便因行程所限，也就別了這小島，向我告辭了。因爲這兩天我走得多了，所以也有些疲倦，於是便乘這還有二天的假期在家休息。

當我休息了一天，乘晚上空閒之際，提起筆來沉思，想給朋友寫幾封信時，忽然Y君和C君到訪，這個突如其來的兩位同事，一時把我呆住了，我心想，這次糟了，不知是爲了什麼大事，當我在驚慌到不知所措時，Y君看了也好笑，他便說：不是有發生事而來找你，只是想問問你明天有空嗎？這時我才鬆了一口氣，我於是便問：有什麼事要我做嗎？他們才道出來，說我們公司裏怡保分行的職員到來，明天要我充一充响導，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一切都明白了，原來是如此，我當然樂意接受啦，於是他們又說：現在有空嗎？他們在海濱，我們不妨去找他們，於是我們

又一齊到海濱去會見他們。

在海濱會見了幾位小姐以及何先生以後，吳先生提議到日落洞那個花園去，於是我們兩輛車一齊出發了，到了那邊，停了車，我們下車來在花園內走了一圈，我們便到咖啡室去喝茶，因為我們人多，在一張長椅坐下，大家便有說有笑，大談特談，沒有一點的生疏，雖然我和她們只是初次見面，但也談得很投機，宛如久別重逢的故友一樣。

不知從那句話談起，我只聽見他們在說：這樣大了還哭，這一句話一出，我們大家都靜了下來洗耳恭聽，到底是說什麼，後來有一位問：是誰哭呀！周先生向我們看來，同時還問我梁小姐你知道嗎？爲的是什麼？在座的各位也都以希奇的眼光向我看，一時我不知如何是好！在這尷尬的場面，幸虧Y君替我解圍，他代說：他不知道，同時我也搖首，以示不知道，但我不願意結束這一段話，於是我便再問周先生。

過了很久，他才吞吞吐吐的說：我們的同事K小姐，上次因爲你拿了她的東西，而使他沒有得用，這樣一來，她便跑到我們的面前來哭訴，好似受了莫大的氣，這一下我才想起來怪不得K同事這樣恨我，把我當作眼中丁，也不理睬我，原來是爲了這一點小事而已，假如我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可是現在已經遲了一切都不能挽回。我只感到遺憾，同時我也感到內疚，我不但和同事們不能和平共處，反而惹出了這一個笑話，我感到羞恥，我後悔做了一件對不起同事的事情。以後我將不隨便的動用他們握有權力所保管的東西。我們的談話也因爲這樣而大家都少開口。

了。

一直坐到午夜，我們才離開這花園，一路上我的腦子都是在想着，這一件使我感到內疚的事，甚至躺在牀上以後還是想着……。



邂逅

當我送姑媽上了巴士車，全時也代她付了車資之後，一切都爲她安排好了，我才欣然離開北海巴士車站，乘渡輪回板。

因爲是我個人在渡輪，爲了方便起見，我便買了頭等位的船票，當然我是去坐頭等位啦，可是當我上了船，因爲來得遲，個人的坐位椅子，已被人坐滿了，長椅子的坐位也無虛席，我爲了是暫時的渡輪，不坐也無妨，便選了在船頭的一角站着，雙手靠在欄杆上，向海的遠方望去，海風迎面吹來，掀起我的裙，吹散我的髮，也涼透了我的心房，此時此刻，一切的世俗煩惱，女孩子的心事重重。再也不是屬於我的了，我只覺得心裏有着無窮的快樂，也許是我前面是一片汪洋，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海水一伏一起的波浪，洶湧，耳所聽到的也只是海潮的聲，別無其它，然而它的吸引力及賜給我的快慰，竟是那麼大，這麼的奇妙，連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也。這也許就是我愛遙望重海的原故吧！

在那一剎間，忽然我感覺到有人輕輕的在我肩膀上一拍，全時，我也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及呼喚聲所驚動，掉轉頭一看，見到一個中等身材，身着一套白衣及藍色長褲，鼻樑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面上的輪廓很熟悉，然而却想不起他是誰？更想不起在何處

見過他，在這尷尬的場面之下，我唯有提起勇氣，輕輕向他問道：「請問你是那位先生」？他見到我這種情形，也略知我是一時忘了他是誰，他便笑笑的對我說：「你忘了嗎？我們在星洲時認識的」。經他這一提，我忽然大叫起來，「哦！原來你就是王剛興先生。」於是我問他何時來了聯邦，爲何不隨先給我來信通知呢？於是我伸出手與他一握，以表示個見面禮，他又選了兩個座位，我們便坐下來談，我開始問他：「你是何時進入聯邦來呢？這一次的到來，是純粹的來玩抑或是負有其他任務呢？你準備在此逗留多久呢？」於是他也一一的給我詳細回答，他說他從星洲啓程，曾經在吉隆坡、怡保以及太平逗留，今天才到達北海，現在渡輪到板島，因爲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所以預先沒有寫信通知，以免驚動我，想不到在渡輪與我見面，這一次到來沒有什麼重要的任務，只是來聯邦看看，全時借此機會，向在聯邦的友人及親戚告別，可能在板住上一星期，我聽說「告別」，便問他：他將到何處去呢？他便說：「我將到英國去求深造。」我立即向他恭賀，此時船已靠岸，乘客都準備下船，我們也不能例外於是我問他：還有其他之全伴來嗎？他的回答是沒有。下了船，王君說要先到旅店洗澡，休息後才到我家來拜訪，叫我和他一道去吃晚餐，我當時答應了，就這樣我們便各自分手了。

回到家來，腦海中浮現出三年前在星洲的一幕，那是我到星洲的第二天，陳君陪我去遊玩名勝，我們到了加東海濱，就在那邊遇到了王君，他和陳君是同學，陳君便給我介紹，於是，我們便一直坐在加東海濱納涼談天，其時陳王兩君還頻頻的給我介紹及敘述許多星洲的事物給我聽，

我爲自己慶幸，我遇到了兩位好嚮導。從那晚起，王君每天在課餘都到陳君家來找我們，陪我們上街去逛，在短短的幾天中我們便談得那麼投機，絲毫沒有一點的束約、虛僞，一見如故，宛如久別重逢的故友，使到我們之間的真情，交流在每個人的心中。

時間過得很快，不覺我在星洲的機會就此結束了，臨行的當晚，陳君陪我一道來聯邦。於是我們二人便來了火車站，不想王君却在車站等我們，他因時間關係，只是來送行，却不能和我們前來聯邦，在車站，因爲時間還早，我們便走進一間餐室去喝茶，在那一段時間內，我們的談笑風生，也不減於當初的幾天，一點也沒有離別的憂愁氣氛，直到火車要開行了，我才和王君握手告別，當時他還問我：「何時再重逢呢？」我知道我不會有很多的機會到星洲，只笑笑的對他說：「我也不知道，但願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再有機會重逢吧！」於是我向王君告別，離開了獅城——星洲，一直的回家了。

想不到兩年後的今天，却在板威的渡輪上我能再和王君相逢，這怎不使我高興萬分呢？又那裏是我們兩年前所能意料得到的呢？我希望我能盡地主之誼，也來陪他遊玩板島之名勝，全時我知道，我們這一次的機會是很寶貴的，因爲這一次我們再分手，王君要到那遙遠的外洋去升學，何時我們能重逢呢？都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

王君在板的一個星期，我每天都陪他到名勝地去遊玩，晚上又帶他上街去逛百貨店，以方便買東西，我只盡地主之誼陪他，招待他，很快的七天又過去了，王君打算要回到星洲去，我便用

車載他到碼頭去，安放好了車，我們一齊步向碼頭，買了票，我送他上船去，還陪他至到船要開行了，我們才握手告別，他還祝我工作順利，於是我也回答他說：「謝謝你，全時祝你一帆風順，學業成功，前程無量。」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一位五十開外的婦人，她的身體不很肥胖，然而却可說是很強壯，待人時有一副笑容，慈愛和祥，談吐溫柔斯文，更有着善良的心地，時常樂意幫助窮苦的人，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之幸福，因為我們有着一位純潔高尚和藹可親的母親。

當我們兄弟姐妹很小的時候，我的母親便自己親自看顧我們，雖然那時有請佣人，但母親不很放心佣人照顧我們，除非不得已，她才給佣人照顧，否則，她總是要自己親自來料理照顧我們，從不偷懶，更不妄想別人不應幫忙的幫忙，她一心只希望自己能盡力來照顧我們使我們很快的長大，將來在社會上成爲一個有用的人。

我的母親，她雖然不識字，然而她却是一位知情明理的人，她從不和鄰人吵咀，更不輕易去傷害別人的自尊心，或漫罵他人，她也從不輕視別人，因此凡是接近她的人，無不稱贊她，誇獎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其實這并非誇張，實是一位難得的好母親。我們能得到這樣的一位好母親，不愧說是三生有幸。

她對待別人的孩子，好似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即使有一些壞孩子偷去或損壞她的東西她從不上門向人家的父母告狀抑或是去打人家的子弟，她只是當他們沒有知識，不懂人情世故而已。

這又爲什麼呢？因爲她心地善良，有涵養，不肯隨便生氣之故。

我的母親，她教導子女有方，從不扳起臉孔或怒聲叱喝，她只是依情照理的來教導我們有錯的地方，只用溫柔的口吻來指示我們，使我們知錯而改。

我的母親，不但沒有隨便罵子女媳婦，有時反而還受子女媳婦們的氣，母親不但沒有發脾氣，全時她也不出一聲來干涉我們衝動的情形，她只在過後給我們解釋清楚，她這種循循善誘的精神，是使我們做子女的所敬愛的。

我的母親，她現在還很健康的在爲我們子女而勞作，我慚愧我不能幫她重大的責任，我只求上蒼給她保佑，祝福她，永遠健在。

變

不只一次了，你對我說。「你變了」，是的，不錯，我變了。這話也不只是你對我說而已，在我許多的全學，朋友當中，也有不少人對我說：「你變了」！到底我是如何的變呢？變到何種程度呢？連我也莫名其妙起來。

今晚，當我們還依舊集合在一起時，你又有意無意地，正經似的又像開玩笑的對我說：「你變了！」本來這話就很平常，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大驚小怪，更沒有理由在此和你爭辯，但是我覺得我們之間，還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彼此間還可說得上有多少的了解，我也知道，你是一位很關心我私人生活及我的前途，爲了報答你的好意，也爲了你是我的知己，我才在此向你細訴。

你知道當我離開了母校之後，我滿懷的希望，我有機會得到所渴望的一件事——繼續我的升學。因爲我知道經濟在我升學的機會是不成問題的，於是我開始去尋找我的願望，爲我新的學校而忙，也爲我的手續而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更爲了申請而寫了不知其數的函件，在這一段時間內，我丟下了私人的享樂，對家庭不關心，也冷落了許多友好，金錢和精神不在話下，更受了許多莫明的委曲，然而我還是一樣去辦我的事，因爲我知道這樣是關係我個人的前途，我奔走了一個時期，才開始有了一些頭緒，當時我的快樂與興奮，并非筆墨所能形容，可是萬想不到，我却

受了莫大的阻礙，那便是封建的思想，清官都難審的「家庭案」所牽累，我的希望成了泡影，我的美夢成了幻想，這突如其來的禍害，如晴天一個霹靂，給我頓時的心如刀割般的難受，我的精神也頹廢，再也提不起興趣來了，我曾爲了此事茶不思，也不知爲了此事失眠了多少個晚上，更不知流盡了多少淚水，因爲這一個刺激給我實在太大了，也實在太殘忍了，可是有誰可了解我呢？

經過了一些時日，也想過了一個時期，終於我把精神寄托在寫作上，這樣我暫時得到一些快樂，也給我在精神上有莫大的慰藉，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又碰了一鼻子灰，更使我難受非凡，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只好啞仔吃黃蓮，一聲不响，閉口承認，在這進不能，退不是之下，也爲了適應環境，我拋去了一切的幻想，也擱起我的筆，開始去尋找那能給我得到短暫的快活和富有刺激性的活動，去追求那荒唐浪漫性的生活，以彌補我心靈的創傷，滿足我一時的快樂，就這樣使我目前改變了另一個人，無怪人人都說一年前的我和一年後的我，前後判若兩人哩！這是我無可否認的。

我知我不該因爲這小折磨，便過着做一日和尚便敲一日鐘的生活，更不應被那醉生夢死的生活所引誘，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環境的壓制，世風的冷淡使我透不過氣來，我唯有這樣做，才能打發我那苦悶的日子，以待機會的來臨，我再把握它。

我也明白，你以及許多朋友苦心的勸告，都是好意而且也是很正確的，我沒有理由來拒絕和

不聽，更不能接受，也不能不聽，更何況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呢！全時我也知道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痛苦，我很感激你以及朋友的勸告，重新來做一個人，我特在此向你致上萬分的謝意，全時祝你們幸福。



無債一身輕

悶了幾個月的煩事，至到前天總算給我解決了。這便是日以繼夜所佔記的債務。

記得在前幾個月，爲了要完成我的一件事，我曾經秘密的和T姐商量，得到他的全意和全情，又靠着我們的交情的關係，她很信任的借了一筆不大不小的款給我，急解除我一時的困難，促成我達到了願望。

雖然事情是成功了，但我却因此而欠了T姐一筆債，縱然這是她所樂意幫助我的，但這叫我的內心又如何過得去呢？我一天不清還這筆債，我的心也不能安定一天。我想這就是責任心所引起的結果，因此，我就下了一個大決心，我將不辜負T姐的一片真心好意，儘早的把這些債還清才是！

但是，可憐得很，我是一位替人家做工的小伙計，每月所得到的只是那幾十元而已，除了自己的費用開銷外，所剩下來的也是那區區的一點錢。叫我何時還得完這筆債呢？這又叫我如何是好呢？我左思右想，希望能想出一個確實的解決方法，去解除我的煩惱。

無情的歲月，悄悄的在溜走，眼看着日曆紙一張張的撕掉，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加緊張紛亂，可是腦袋還是空洞洞的想不出一個解決的好辦法，我的心總是煩悶得很，做事也提不起精神，

弄得我垂頭喪氣，無精打彩的一個人似病非病的，這樣下去怎可以呢？我不相信天有絕人之路的狠心，使我長久萎靡下去而不能振作起來。

果然天無絕人之路，給我想到一個實際而又能實現的好方法，這就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的唯一方法，那便是，為何我不在工作之暇，提起筆來寫幾篇稿呢？多多少少得回一點稿費，另一方面可以學習寫作，有了工作又不用胡思亂想的整天想去玩或看戲，耗費金錢，又可以消遣時間，減少我的苦惱，一舉三四得，何樂而不為呢？

此後我放工回家，一有空閒，便拿起筆和紙大寫特寫，無論是吃飯、洗澡，睡前躺在床上腦海中總是想着找材料，我無時無刻的在想着如何寫，寫什麼，我也隨時隨地注意在我四週的環境和情形，作為我的材料，我像着了迷一樣，手不釋卷在埋頭寫，有時我在想得天花亂墜，寫得津津有味時，旁人在呼喚我好多聲我也沒有聽到，惱怒了他們，他們總是罵我，我才知道他們在叫我，他們看我那緊張的樣子真是啼笑皆非，但又不可奈我的何？

我這樣一方面在儉用，一方面在努力爭取儲蓄，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終於給我戰勝了，我積到了一筆還債的款，我便把這筆款還給T姐，結束我的債務，如放下了心頭幾個月的大石頭一樣，人也輕鬆了許多，雖然我現在還是兩袖清風的窮光蛋，但心裏却是爽快了許多。

欠債真不是一件好事，它使你心中時時有忪忪不安的有所牽掛。無論你是在做什麼事情都好，或是玩得痛快及精彩，只要你一想到債這一件事，你的興趣便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你不

但玩得沒有興趣，全時也沒有心情來玩，做事也不能起勁，在衆人的面前，你便會泛起種種的感想，認為人家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在譏笑你，諷刺你，使自己羞到無地可自容，其實這都是自己的多心病和心理作用在作祟而已，有誰又知道自己的事呢？不過，我相信欠債滋味總是不好受的。

這一次T姐幫了我這一個大忙，還激起了寫稿的興趣，她給我的恩惠，將永遠的銘刻在我心坎里，我在此向她致上一個誠意的衷心感激，并祝她愉快。



手錶

每當我拿起這只金壳黑帶的手錶時，腦海中便出現了一個人影，那人影的身軀是高大而瘦長的帶有一副慈祥的臉孔，他——便是我的五哥。

在一九五七年年底，他結束了中學的過程，他帶着一顆熱烈而興奮的心，去考全馬最高的學府——南洋大學，果然在南大的投考榜上有了他的名，這怎不使他高興萬分呢！但上蒼好似要折磨人一下方可，偏偏在這個時候，環境有了變化，使到他不得不割愛，只好停學，將大學的學位保留一年。在悲喜交集之下，踏上這萬花筒的社會找生活，總算他幸運，在中學找到了一個教中學的職位，此後，他便過着這為人師表的粉筆生涯。

教初中學生，在一位初出茅廬的高中生來說，是相當吃力，難於應付的，幸而他遇到了幾位好同事，以及肯以長輩身份來教導他的好校長，在各位協助之下，使他工作順利，又得到學生的合作，一切的難題都給予解決，這是他唯一可告慰自己的。他一面的教導學生，一方也在充實自己，在一種表面看來很幽閒，實際上是在很辛勞的工作下，過着一種清苦而愉快的生活。

五哥除了自己的衣食住行開銷外，每月還給家裏補助不少的家用費，是故，他每月的私用費也不多，他這種不遺餘力的為家中出力，為兄妹的升學而負擔，他的辛勞以及寬懷大量的精神，

我們都感到無上的光榮及感激，更欽佩他這種大公無私的作風，使家能解決經濟上的困難。

我記得，那時我還在唸書，當然是沒有入息啦，還要靠家中的接濟，誠然閒錢是不會有，而我又很希望買一隻手錶，方便我上課以及出外時不會耽誤時間。於是，我就將我這意思告訴了五哥，當時他沒有什麼意見，也不會給我作正式的答覆。這件事就這樣沒有下落的結束了。

至到某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五哥也和以前一樣，每週回家一次探訪雙親以及我們，當他用完了晚餐之後，他便對我說：「你去整裝，我陪你一道去買手錶。」我一聽到突如其來的好消息，頓時高興到說不出話來，我知道五哥是買手錶給我，同時我也明白，為何上星期沒有給我答覆呢？原來是要拿他的儲蓄錢回來。

於是，他帶我到板榔律一間鐘錶店去，在他的提供意見，以及我的中意之下，便買下了一只金壳黑帶的手錶，也是目前我所戴的這只手錶，這也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因為，久已渴望有一只手錶的我，終於給我如願以償，人生還有什麼比得上達到理想的高興呢？因此，我對這只手錶有特別的珍惜及愛護，同時我也不會忘記，五哥給予我的恩惠和愛護。將給我心坎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從此之後，我的手上時時便帶有一個手錶，這不是愛美或顯威風，而是這手錶實在給了我不少的方便與益處。在前些時候，一連有兩次被家人在我放衣厨內弄跌下來，當時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痛，幸而那是在低處跌下，不致損壞之後，我回家脫下手錶時，總是放進錢包內，整整的三

年了，這錶還是戴在我的手上。而五哥在執教了一年之後，再回到學校過學生生活，我現在雖然出來混飯吃，但我不想把這值得我紀念，而又是五哥第一次出來賺錢時買給我的換過雖然它是舊些，但在我的眼中看來，它永遠是新的。也永遠是我所珍貴的。

好幾次了，L君以及一些朋友都對我說：你的手錶樣式已經是十八世紀的過度時式，可以打入冷宮再放進博物院去，如今，一九六一年的新式瑞士名錶，有日曆的，鑽石的，形形式式，應有盡有，任由你選擇購買等等一大堆理由，但我只笑笑地回答他說：「過一些時候再說。」他又笑我吝嗇，自己賺錢也捨不得花，何況這又是戴在你的手上，至少也可以表示自己一下，不錯，手錶是戴在手上，但我又不是展覽，只要它能使用便可，無須多費金錢去更換，也沒有什麼毛病，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他們又怎能知道我的衷心呢？

在我看到手錶時，我總想起我的五哥，他的可敬笑容，總是迴縈在我腦海中。我要爲他歌頌，爲他祝福。祝他學業猛進，前途無量！

愚人節

當我在午后一時放工回家時，本已是精疲力竭，又加上肚子餓，更顯得垂頭喪氣，無精打彩。到了家，便洗手和洗臉，立刻下廚房去拿飯菜出來吃。

正當盛了飯時，外面電鈴响，姐姐聽了之後便叫着我，說是我的電話，我忙放下那碗飯便出來接聽，對方向我問：「你是彥崑嗎？」我回答說：「是，」全時我也問他：「請問你是那一位先生呢？」他回答說：「我是老陳，你有空嗎？請你立即駕車到碼頭來接我，因為，我去吉打回來帶了許多東西，拿不完，請你來幫幫忙。」我聽了之後就說：「好，我即刻就來，請你等一等。」於是，掛了電筒，我便向姐姐說：「我不吃飯了，請你將菜飯收回廚房里，我要到碼頭載一位朋友去。」

也許是我向來義務慣了，太隨便給人家當車夫。這一次，我也和平常一樣，急急忙忙穿了鞋，喝了一杯白開水，拿了鎖匙，坐上車便開着汽車，向着碼頭而去，一方面我的心在想老陳從來不在有工作的時間內去外坡，除非是星期天，否則不是少去外坡的，為何今天他會去吉打呢？難道說：他們今天沒有工，我又想，不會的，今天又沒有什麼公共假期或大日子，那會沒有工呢？這時我已來到了碼頭。

因爲我不見了老陳等我，心想：可能剛才他是在北海打電過來，因爲一時粗心忘了問他，現在只好在船頭等他，我將車安放好，下了車走近船頭去，坐在一旁等，這時已是一時半鐘，我遠遠的望着有一艘船在向着板城方面駛來，我極力睜大眼睛在望，希望見到老陳，可是我失望了，等到船靠岸時，船上的人都下了船時我也找不到老陳，當時我在想，可能是第二艘船吧，現在我相信剛才他是在北海打電話給我，因此我又坐下來等。

因爲坐着太無聊，便想起來，爲何不買一份報紙來看看，一來可以消磨無聊的時光，二來又可以閱讀一些新聞，於我走近一攤賣書報的小商店去，拿出二毛錢來買一份光華報，那老板說：「沒有，」我便說：「星板日報，」他也說：「沒有，」我想也許是賣完了，因爲現在是中午時分了，我便說：「不然給我一份南洋商報，」一面說一面又在錢包里取錢，可是奇怪得很，那回答又是「沒有」，我心想，真倒霉，我所要的報紙都沒有，那老板對我說：「昨天公共假期，所以今天沒有報紙。」恰巧我看見有一本畫報，就買一本回到先前椅子那邊坐下來看。

我一面看書一面注意對方的船來到，可是一艘二艘都不見老陳到來，這時我有些疲倦了，看一看錶已是二點多鐘了，我把書合起來，坐在那邊有些不耐煩了，肚子又餓，心想爲何老陳還未來呢？難道說他出了事？正當在胡思亂想時，我忽然看見那邊兩個人走過來，還笑着說：今天我點差被愚弄了，一聽到這話，我才恍然大悟起來，原來今天是四月一日的「愚人節」我明白一切了，爲何老陳還未來到，於是乎我拿了書便驅着車回家來。

回到家裏，越想就越氣，真倒霉！老陳爲何這樣惡作劇呢？我真想把他找來大大的痛罵一頓，但是又回頭一想，這又有什麼意思呢？便只好嘆自己倒霉。



信心

在教師節前一天，我參加學校集會以後，回來已是很遲了，我便急忙去沖涼，吃飯，飯後我依舊和平時一樣，茲先拿起報紙來閱讀，當我看到報上有一段關於汽車的文章，我忽然有所感覺，這感覺是什麼呢？原來是我因看到「汽車」兩字而連想到我的汽車，近來也有些毛病，因此我想去給L君的哥哥修理，爲了此，我就開始去找L君了。

到了L君府上，首先見到的是L君的令堂，我便喚了她一聲，順問道：「L同學在家嗎？」她一見我到來，便很客氣招待我坐下，還叫了咖啡來請我喝，她又溫和的問我，和我談笑，從她的談吐中，我知道她是一位很善良慈祥的中年婦人，此時L君剛從後面走出來，我們倆人都異口同聲的招呼，L君便挖苦我道：「甚麼風把你帶來呢？」我也開門見山的說：「我想叫令兄亞發修理汽車，不知道他是否有空。」L君又說：「你呀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原來是汽車的「壞」風把你帶來哩！」我們倆人因此而笑了，驚動L君的家人，同時也驚動附近的鄰居呢！

我坐到將近六時了，L君的哥哥還姍姍來遲地未回來，我有點不耐煩的站起來對L君說：「我不等了，我要回家去，以免家人在家里等我吃飯，L君留我在她家吃晚餐，其時L君令堂也說：「是呀，在我家吃便飯。」我急忙回答她說：「不，謝謝您。」L君及其令堂都異口同聲的說

：「是否嫌我家沒菜呢？」其時我真是有口難言，我便立刻向她們母女倆解釋道，我并非這原因，在那裏吃和吃什麼菜還不是一樣嗎？何況我又不是嬌生慣養的，我所以不吃的原因：只是因為我一來怕家人在等我吃飯，二來妳們也沒有準備多煮我的飯哩，我怎好意思吃，她們聽了我的話也不再強我了，而我一向是喜歡全L君開玩笑的，這一次，她便抱着報復的口氣說：「請你吃你不吃，可不怪我不請客了。」我也不服氣的說：「如果你明天請客我一定吃。」L君便說：「也好，反正明天是教師節，大家不去上課，那麼你就來我家吃飯吧！我特地爲你而自備一些菜。」

第二天是陽曆十月廿一日，也是陰曆的九月初九。我因沒有去上課，所以早上便在家溫習功課，和寫字到了中午一時，我便開始駛我的汽車到L君處去，當我一踏進L君的家門時，我一面走一面喊，L君聽到我來，便從廚房里走出來說道：「等了許久，我還以爲你不來了。」我便說：「答應下，那有不來之理，何況又是給你請呢？」我打趣的說。這時L君之兄亞發也出來和我談，L君便入室內去了，一會兒，L君便出來請我及亞發一齊去吃飯，我們便一齊入室內吃飯去，當我一進去見到桌上排滿了菜，最吸引我們的是那盤大蟹，蟹的紅色本來是使人看了便垂涎三尺，何況我又是一個好吃蟹的人，然而有一種使我奇怪的，那便是桌上只有兩副的叉和湯匙，我們一共是三人，爲何只有二份而已，我始終不明白，我正在想不通，L君這時剛好端着兩盤飯來了他笑笑的對我說：「你們倆人吃好了，我不吃。」我這時更莫名其妙，不知L君到底在開什麼玩笑呢？我正在如此想時，亞發便給我一個答案了，他說：「今天是重陽節，她是誠心崇拜九皇

爺的，所以她今天吃素，不吃肉。」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我便坐下來和亞發一起吃，L君則坐在旁邊看，我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到她家來吃，她却不吃，也是到了這時候我才真正明白，假如一個人他真心的信仰或崇拜另一個人或是一種宗教時，她却肯付出這樣大的犧牲，真是一種偉大的精神，真使我佩服，後來，我又聽L君說：「T君在今天也吃素，我聽了之後，真佩服她們信心的偉大哩。」

吃過了飯，等亞發把汽車修理好了，我便向L君以及亞發說聲謝謝，全時我也向他們告別回家了。



煩惱的週末

週末，那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名詞啊！它帶給人們欣舞的熱鬧，你聽，美妙的舞曲，你看，快樂的情緒，和一股充滿青春的活力，週末，它帶給人們快樂，無怪人們那麼高興的迎接它，對它歡呼！對它歌頌。但是，它——週末，不但沒有帶給我一些的興奮，却帶了不少的煩惱給我，所以每到週末，我使苦惱、煩惱……。

爲何我不高興週末呢？并非我是「怪」人或特別些。我一樣歡迎週末，但我在週末得不到和其他人一樣的高興與快樂，所以我討厭週末，甚至我當週末這天是「煩惱天」，不是嗎？你看今天的週末，吃了晚餐，哥哥便匆匆忙忙的整裝一身潔白，帶着輕步的腳伐，坐上汽車，喜氣洋洋的出去了。究竟他是赴約或看戲呢？我却不得而知。姐姐呢？用過了晚餐，雖是慢條斯理的去完成她的工作，但接着她也去修飾，經過一番的打扮後，淡粉薄脂，眉清目秀，衣冠楚楚的，也推着一輛女式的單車出去，我也不清楚她到何處？至於妹妹呢？當她用過了晚餐洗了臉，換上一件清潔而光滑的衣裳，穿上了「懶佬鞋」，也拉了一輛自用的女式腳車，去得無影無踪。

至於我呢？真是可憐極了，又煩惱到極點，可不是嗎？哥哥、姐姐、妹妹一齊出去了，我却要留在家裏守門，雖然父母親也在家，總而言之，他倆老人家對我們的朋友，總是不認識的多。

（雖然他們的朋友我也未必全都認識，但至少也可以充一下招待員）。所以我們也至少要留一個在家，以免使朋友到來了不知所措。其次我不出門的原因，沒有全伴全去。但最主要的還是沒有交通工具，可不是嗎？汽車腳車都被他們坐走了，叫我如何去玩呢？倒不如乖乖的躲在家裏來得好，可以享一下清逸的閒福。

坐在家裏太無聊，便拿一本小說在閱讀，看不到兩頁，忽然電鈴响啦，我便去聽，原來是找妹妹的，放下了聽筒，回到原位來看書，不久，門外又有人叫聲，匆匆的出去一看。來了幾位客人，是要找哥哥的，我又出去迎接，他們問我令兄有在家嗎？我回答說：不在。他們又追問我他到何處去？我的問答又是不知，他們問我何時可回來，我再次說不知。客人覺得奇怪，問我樣樣都不知道，便很爽直的哈哈大笑，使我尷尬極了，怪不好意思，幸虧他們很快地離去，否則我將不知如何是好哩！此後我又回到原位來看書，不到廿分鐘，電鈴又响，這次是找姐姐的，我又回了他，後來在不到半小時內，我又一連接了五六次電話，其中不是找哥哥，便是找妹妹，再不然便是姐姐的，總之，都是找他們三人的，真使我煩惱極了，但我又不能不負起這義務的責任，更何況我不在家時，他們也有爲我効勞呢？

一直到了十一時過後，他們才陸續回來，此時我又要義務的去開門關門。唉！真想不到週末不但沒有帶給我快樂，連那最自由的安逸的時間也得不到，反而惹了許多煩惱，豈不可憐！

早晨的關仔角

我生來即是一個好動者，所以，當我一有空閒便推了腳車到街上蹣跚蹣跚，或是找朋友啦，看戲啦，這些戶外活動都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插曲，也許是環境的支配，造成我沒片刻能好好的安坐在家裏。

一大清早起來，洗盥完畢，完成了我每天早上所忙的工作之後，我總喜歡到關仔角去兜風，早晨的關仔角是特有風味的。當你到這個地方時，你會感覺到你是處在別一種環境內，前面是一片汪洋，後面是一個大草場，如果你是面臨大海，你可以看到那微風吹來時興起的濺濺浪花，要是大風吹來了，你可以看見那海水洶湧的波濤，翻覆奔騰的向着沙灘沖過來，沖到岸上的石頭上，發出一種協和的聲音，如似一隊有節拍的大合唱團一般。

在那邊你可以看見一些衛生家，在散步或做健身運動，呼吸新鮮空氣，然後坐在堤岸上，慢慢的閱讀報紙，一方面在欣賞着這鳥語花香的美好風景，至到太陽東昇之後，才欣然的歸家，他們這一種「世外」的享受，不是一些過慣夜生活而於早捨不得起床的人，所能嘗到其真心的滋味的。

如果你不喜歡風大，你便可選擇那廣闊的草原上，在那本已特設的長椅子上坐下來，靜靜的

在想個人的心事，或是計劃看你未來的美景，或者是在昨天不能解決的事情，現在再仔細的考研一下，我相信，以這時清幽而冷靜的頭腦，是不難得到一個圓滿的解答的，如果你是一位文人，你更可以在此思索材料，找尋靈感，以備回家之後，下筆成文，寫一篇洋洋暢通的好文章，或是一篇富有情意的詩歌，歌頌宇宙的偉大……在此時此地，決不會受到任何人的打擾，也決不會有任何閒人來禁止你的思想，你還可安靜的坐到心滿意足之後才離去。

要是你是一位畫家，你可以帶了筆墨紙張以及水彩和畫架，在那邊寫生，畫一副前面是海，右邊靠近砲台，左邊毗連一座紀念碑，以及市政廳高樓大廈的美麗畫，加上彩色，光芒四射，奪目異常，使人看了，多麼心曠神怡，多麼心神愉快。

我雖是一位好動者，然而我也很喜歡這種清幽而又肅靜的環境，誠然我不是一位騷人墨客的文人，更不是一位聞名於世的畫家，我只以一位平凡而庸俗的閒人身份，來到這裡「吃海風」。當然，我自個兒靜靜的在這優美的環境中不能說是沒有感覺，最少也會觸景生情，掀起我那淡淡的愁思，和那令我難忘的懷抱，尤其是在此時此地，更能繚起我那過去不堪回首的一幕。

那是一年前的時候，我記得當我第一次來關仔角兜風時，正是早晨七點鐘左右，我見到了許多人在這裡「吃風」，我也下車來散步，微風由海面吹來，涼透了我的心房，我在欣賞這美好的晨光，聽着波浪的聲音，正當面臨大海的我，這時候忘却了柔市的吵雜和喧囂，也看不到在鬧市上特多的灰塵，更聽不到茶樓的叫賣聲，我被這里所特有的優良環境所迷惑了，我正在凝視，忽

然，我好似遠遠看到一位很熟識的人，我在想，莫非真的是他，在我正在猶疑時，他忽然向我這邊走來，還點頭向我打招呼，這時，我很肯定的說：「是他，真的是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H君。」今天，我們不約而全的來到此地。我輕輕的喚了他一聲，H君也向我道早安，我們寒暄過了，便在椅子上坐下。

H君對我說：「我常來此地散步，但我全沒想到今天會見到你，給我今天的散步增加不少的興趣。現在讓我們一齊在此地，享受一下這好風光罷！」我笑笑的回答他說：「是的，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們都是志全道合的好愛玩者，一早出來溜躑，」我們便坐在那邊大談特談，沒有一點約束以及絲毫的顧忌，忘却了世間的凡俗及煩惱，從我們的功課談到人生，再談到我們個人的理想、願望和將來，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我們只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滿了快樂的氣氛，我們一直談到陽光初昇，才離開關仔角，再到花園去兜了一圈，然後分手。

如今，這一切都成為過去，雖是僅僅一年，但還很深刻的銘記在我的腦海中。現在，我又舊地重遊的來的這海濱，可是H君杳如黃鶴，不知那里去了！真是景事依舊，人物全非，這怎不叫我觸景生情，黯然傷心呢！

別離前後

一
時代的兒女，聚散本屬尋常，所以當我們將在分離前夕，我們要毫無猶豫地砍斷如亂絲般的離愁別緒，要堅決地，勇猛地走上生活的戰場。

人非草木，相聚日久，情愫必生，何況我們是同舟共濟的全事呢？然而，人間無不散之宴席，偶因巧遇，倏忽分離，人生幻若浮雲的飄忽無踪，我體驗到宇宙的奇偉與自己的渺小，我更感覺到生命的渺茫，不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但是丈夫非無淚，不灑在別離間，所思在功名，別離何足嘆？

現在不是我們傷感的時日，也不是我們歡慶的良辰，而是要在這混惡的萬花筒裏，燃燒着我們生命的火花，向着生活的目標前進，以期達到我們最後的願望，完成我們的任務為止。

對你們的真誠指教以及愛護，心領以後，還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在這離別的前夕，我沒有什麼可貢獻給你們，謹在此向你們祝福，祝你們愉快，願我們後會有期。

二

在正月十一日這天，我因要去送朋友下船這天又適值星期日，所以家裏的人都還熟睡未醒。

我一早便從床上爬起來，看看桌上的鐘，已是七時了，便急忙的去洗刷，泡了一杯阿華田，切了塊麵包，塗上了些牛油，狼吞虎嚥的吃了下去，這時壁上的鐘已指着八點，我便急急忙忙的向車站出發了。

到了吉打馬頭，首先見到的便是彩姐了，她今天好像和平常有些不同，再仔細的一看，啊！原來是她的化裝和平常的裝束完全不同呢？今天要送弟弟杰君到外國去留學，全身穿着白色的裙，中間只有穿着小紅花朵，手裏還拿了一個黑色手袋，更顯出高貴而斯文的樣子，我們寒暄了一審，我問她杰君呢？她用手指向左邊去，我的視線立刻隨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杰君和他的親屬都站在那邊，此時杰君也走過來，我便向他道賀，他今天好似沒有往日的活潑，也許是爲了要和家人以及親朋戚友分離了，心裏總不免有依依不捨的情緒，或許是將要做大學生了，心裏又有無限的快樂而又說不出話來，這是我的猜想而已。

十時船要開行了，我們幾個送船的便跟着這位大學生——杰君一同上船去，有的沒有到北賴，只是在碼頭便和他握手告別了。在船上我和玉君便在談話，杰君此時也走過我們這邊，可是他却不是來和我們談話，只是靠着船欄在眺望着無邊無際的大海，象徵着他自己的前途好似海般的廣闊，忽然他轉過身來向我們說，我們來這邊拍一張照，於是我們便一齊的走向他處去站着，這時這位好似要攝取好鏡頭的新聞記者，又好似一位攝影專家的源君，立刻取出相機，和我們拍一張照。

等了許久，火車還不到，這時杰君便叫我們一齊到北賴的咖啡店去喝咖啡，我們進了咖啡店一坐下來，便有一位店主來向我們問茶，不知是我倒霉抑或是那店的慢客，我所要的茶都沒有，連薏米水都沒有，當時我覺得進入這咖啡店，所喝的茶必須都由店主來支配着。

從茶店出來，回到火車站，此時火車已到，我們因要乘這一班輪船回板，所以不等火車的啓程，我們先走了，我們在車站上和杰君握手，祝他鵬程萬里，青雲直上，一路順風，我們上了船，不久船就開回板來了。

三

又有一次，我送哥哥去搭船而轉乘火車，那是在八月廿二日早晨，我特早起來爲他做了一些早點，預備了些乾糧，好讓他在火車上充飢，他整裝後，便坐下來吃早點，母親在旁督促他多吃些，以免在車上挨餓，母親愛子之心，由此可見是如何的偉大。

八時，我便先把哥哥的皮箱放進車後的行李箱，等哥哥吃完了早點，父親、三哥和我以及五哥，便先後坐上車去，於是車便向着碼頭駛去，到了船頭，把車按放好，我們又幫哥哥提皮箱及拿東西，當我們到達船頭的內部，見到了許多南大的學生，其中有陳君、王君、張君以及更多的人，我們一到來，他們便上前來招呼。因爲那時還早，離船開行的時間還有幾十分鐘，放好行李，大家便開始談起話來，談得那麼起勁，那麼高興，不知不覺，又過了二十分鐘，其時有人提議上船去，於是大家又提起了行李上船去，一會兒笛鳴了，我們知道船快要開行了，因此我必須要

上岸，這時一些全學便和我們握手告別，當我和哥哥握手時，在旁的一位全學便開玩笑的說：「祝你一帆風順，乖乖的回南大去，努力讀書，年年考第一，再回來看妹妹。」說完便笑，在旁的人便哈哈大笑起來，因時間關係，我們便很快離船上岸了，在岸上等着船行，鳴的一聲，煙筒噴出了烏烟船身在蠕動，慢慢的遠離，我見到哥哥和他的同學們，舉手在搖動，同時我還聽到船上的人所發出的再見之聲，我們也說了聲再見，很快的船便離遠去，直到船轉了方向，見不到他們，我們才離船頭回家來。

我知道，哥哥這一次回去南大上課，必須經三個月後，才再回家團聚，想起了他放假回來時的熱鬧快樂，和現在的寂寞，更增加我對離別的傷心，可是，我知道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再要和哥哥重聚，其時我又得到快樂了，想到此，我又得到安慰，臉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四

世上的許多事情，往往都是來得那麼奧妙，而且每每都是使你意想不到的。

卿妹的申請赴澳求學，整整的等了三個月，音訊杳然，一點消息都沒有，使到我們，尤其是她本身更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她完全失去了赴澳的信心，恰巧又接到四哥的來信說：「如果再延遲太久的時間，恐怕學校當局不收容了，是故，她也不再想赴澳的事了，這是她以為沒有希望再去時而灰心起來。」

那知道，望穿秋水，等了又等的出國護照在你不察覺時，突然的來到，使到卿妹在失望之餘

，一時盡是悲極興來，快活到跳了起來，幾個月來的滿面愁容，立即換上了一副笑逐顏開的臉，精神也煥發起來。接到來電不久，她便出去了，這一去足足去了大半天才回家來，吃了晚餐，我見她又匆匆的整裝外出，我想可能是去買一些用品，那知這一出門直到三更半夜才歸家，我們也不能奈她何！

真是好事多折磨，經濟上雖然已解決了，但出國護照却又受到阻礙，如今，這二件大事都解決了，卿妹以爲可以自由高飛了，却不知又有了困難，那便是沒有赴澳的機票了，因爲人多去澳洲，最近幾架飛機機票早已被人定空了，這一下可急得卿妹眼淚也流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唯有耐心的等，也只有「等」這一個辦法而已。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隨着日子的邁進，卿妹的焦急也越是厲害，果然上蒼不負有心人，在三月二日的中午，新光旅行社來了一個好消息，臨時的決定，將赴澳的飛機多增一班，卿妹很幸運的買到了一張由星飛澳的機票，但必須在當天的晚上在星洲搭機，因此又多買了一張由檳飛到星洲的機票，機場給我們的規定在五點半之前必須報到。而我當時又上工，後來家父有電給我，於是我便向陳先生告假，提前回家，其時卿妹已將行李搬出廳來，準備出發了，我忙去洗澡整裝，恰巧這時道生兄來到，我們便叫他幫忙搬東西下車，這時二哥二嫂以及二姐，他們得知卿妹要赴澳，都各自駛汽車來，於是我們開始出發去機場了。

在機場時行李經過檢查後，認爲太重而不批准，又來了一場的臨時表演「搬箱移物」，弄到

每個人都手忙腳亂，汗流浹背，經過一番的分配調整，當局認為合適而止，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其時永叔、陳先生、容先生以及自強兄、錫權兄也先後趕到機場來送行，還有梁大姑及秀珍友的前往，不但花了他們許多寶貴的時間，全時還要挨了一頓的餓，他們的濃情厚意，深刻的銘記在我們家人的心底，我代表卿妹向他們致萬二分的謝意。

因為飛機還沒有來到，我們大家只好站在機場外面等，這時二哥便滔滔不絕的吩咐卿妹在路上要小心謹慎，行李要檢點，換機時要注意物件，以免遺失，在飛機上要任何東西，可向空中小姐道明，自己別慌張亂衝，一切順其自然，在星洲有五兄來見你，到澳洲後四兄也會來接機，如果飛機有任何的意外或早到，你可以吩咐機場的人員代你找「的士」，然後道出你所要去的地址，千萬不要害怕，這次雖是你初次單獨遠行，一切都要給隨機應付，記住到澳洲後要立刻來電，以免我們掛念，到那邊後要努力讀書，不要荒廢學業，辜負父母兄姐一片期望之心。二哥一口氣吐出了以上的一段話，卿妹在洗耳恭聽。

忽然天空中鳴鳴的响，原來是飛機到來了機場的播音室也發出聲音來，叫搭機者準備，果然一剎那飛機降陸了，搭客下了機，郵件也被搬出飛機來，相反的要乘這飛機的乘客，便紛紛的出場去了。

卿妹便一一向朋友們握手告別，當他向母親告別時，母親的眼眶立即充滿了滴滴的淚珠，父母愛子女的心完全表露出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關係到卿妹的前途，我們只好嘗到了這次

的別離滋味，忽然播音室又發出了通告，她只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而離去，步上飛機，在機上的玻璃窗，她望着我們招手，我們也搖搖手，等到每位搭客都上了飛機，關了機門，這時飛機發動了「引擎」，在地面環繞了一週，忽然一聲大响，隆隆的凌空飛翔而去了，我在自語的說：「再見吧！卿妹，祝妳努力讀書，馬到成功早日歸程。」

飛機遠遠的飛去。越望越小了，甚至只見到一小點之形影而已，我們這一羣送別人，才欣然的沿途歸家。



一束舊信

(一)

假如你不怪我，我應該恭喜你，因為你已經找到一位理想的終生伴侶，在人生的旅途上來說：你已經踏入了幸福之門，願這一顆幸福之花，在你倆的心坎上永遠地開放着。

想不到分別一年有餘的你，竟這樣快的訂了婚，假如不是報上相片及訂婚啓事登出來，我真不敢相信她對我說，這一個神秘的消息，因為你一向都口口聲聲的對人說：「我的願望未完成時——大學畢業，是不會談愛，更不想到結婚」。如今，一切都變了，變得這樣唐突，這樣的快，使我真有點不敢相信，不但是她，但事實已擺在眼前，不由得我不相信，更何況你的父母親早已批准你的婚事，只要你一答應，隨時可以成事，但你向來都以感情用事，偏偏說要大學畢業後才成婚，偉大的她，爲了你的前途，只好犧牲自己受苦的期待你的願望，有一天實現。

愛情真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秘事，在你還沒遇到一位你認爲合適的異性之前，你是不想結婚，如今你倆是情投意合，無疑的，一切都可以很順利地得到成功。也可以了却令尊令堂的一大心願，何樂而不爲呢？

誠然你的婚姻是美滿而幸福的，但你的良心是否過得去呢？因為你已經在這小島上散下了你

的情感，也接受她的感情，現在你却和另一位小姐成婚，你將如何對這島上的小姐——她，說呢？你將如何還清她這一筆感情之債呢？當然她是不會向你要這一筆債，而且她應該慶幸她自己不會受到一位不真心愛她的人的當。我不知道你對她的寬懷，將作何種感想呢？責任心又是怎樣呢？

最後我要告訴你的；就是她已帶着一顆創傷的心，腳踏實地面對現實的走向生活的戰場，她對將來的前途充滿信心，我相信，失敗的恥辱，終會有成功的榮耀給予她作為補償的，那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二)

稿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

光陰似箭，瞬眼間，匆匆一別，又是半載的時間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未曾寫過字隻向你問候，還請你見諒為是！

近來好嗎？生活過得怎樣？還很忙嗎？自從你離家遠去升學以來，我曾二度接獲你的信，得知目前的大學生活過得很緊張，但你却不以為意，反覺得很快樂很興奮。這顯示出你是一位好學而努力的好學生，然而慚愧得很，你的朋友——我，却是一個恰巧和你相反的「懶惰虫」。不但你的第一封信沒有給你回信，連第二封信也擱了近二個月才執筆，着實對不起，還得請你以你

寬量的胸懷原諒我的不該，更望你以後能多多的來信指導是盼！對你關心我的生活近況，我該在此向你至上萬分的謝意才是！現在我將我本人之平淡生活情況，簡單的給你報告一二。

自從今年七月以來，琅姐的父母出國去遊玩和觀光，我很榮幸得到琅姐之邀請到她府上來住，我便很興奮的來到她們的大廈來住。琅姐以及她家裏的人，對我的殷懃，招待的周到，非我這枝秃筆所能形容的，例如：早晨我起身必是一餐美味可口的粥，然後才到學校去上課，中午放學回來，又是一頓豐富的中飯，因為吃得好，使我之食量比在我家住時的食量加一倍，胃口也特別好。這些都是因她家裏的亞嬌亞姆煮飯菜的高明手段，一手弄出來的菜餚，使我吃得又肥又胖，無怪同學或朋友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我發福。其實，像我這樣的人有什麼福好發？還不是托琅姐她們的福，她們的賞臉，給我的照顧才有機會享這種的福嗎？因此我真感激她們，也借此向琅姐以及她家裏的人說聲：謝謝！

以上是我在有上課的時間的生活，如我沒有上課的日子，琅姐早上便很早起來，親自泡茶弄早點給我吃，真使我不好意思呢？用完早餐琅姐便去店裏辦事，我却坐在大廈的第三樓看書啦。寫字啦，或是做我樂意做的事，再不然我便可以聽聽音樂。如不高興在家，我便可以騎了腳車去兜街，找同學坐坐。至到中午一時才回家吃飯，吃了飯，碗碟一丟又可隨意亂跑，隨心所欲的去做我的事情了，也許是這緣故吧！養成我竟連給你的回信都懶惰，這我怎能對得起琅姐呢？照你看來，我該不該受你的責罰呢？我很相信我是應該受你的責備的。

話又得說回來，我不但住得好，吃得好，而且有一樣更值得我說的，就是琅姐因我近來學校有授馬來文而特請一位馬來先生給我補習馬來文哩！本來嗎？我名義上在校是有馬來文讀的。但，到底讀些什麼，連我自個兒也說不出來，現在琅姐請這位馬來先生教，又再加上琅姐及其弟彭君循循的給我指導，雖說不上很懂，但在我却覺得比以前明白得多了。友，琅姐對我如此的好，我將不知如何的來報答她才是！

好了，東拉西扯的塗了一大堆，有錯處，還望你指正指正，最後還希望你能常來信指教則感恩不盡，祝你學業猛進

友艷坤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卅日

(三)

卿妹的高中畢業，本已是我們家中的一大榮幸，也是我父母兄姐一大高興。本來高中畢業就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在我們這一個大家庭中，能有高中畢業，好似經過了不少的挫折，也下了很大的奮鬥心，才能完成這一個中學課程，對你的一種努力向學的精神，我感到萬二分的欽佩及欣羨，但願你這一份精神永存。

家中的各位長者，以為妳會感到心滿意足，不料妳却不因為高中畢業而自滿，相反的妳更加

努力讀書，在工作之暇還去上補習課，你的聰慧及這種好學而又沉靜的態度，使到長兄們更愛妳，疼妳。在一種很湊巧及很好的機會下，妳的要求——出國繼續求深造。立刻受到長兄們的贊成。於是，妳開始辦手續，籌備用品，長兄們也爲妳報名而忙了。經過了千辛萬苦，東奔西衝，終於上蒼不負有心人，妳被學校當局錄取了，當這一個喜訊傳到家來時，每個人都爲妳而感到興奮，妳更是雀躍三尺，一時將快樂的氣氛充滿屋子的每一角落。

一些關心妳的親戚朋友，都爲妳而前來道賀，送禮，預祝妳前程光明，一路順風，馬到成功，這些濃情高誼，金玉良言，都是妳最寶貴最貴重的禮物，妳應該更加努力去讀書，以優良的成績來報答他們才是，也只有這一樣，才不會辜負他們的一片期望。

除此之外，還有哥哥嫂嫂都有禮物或紀念品送妳，只有我——妳一位沒有用的四姐，沒有禮物，也沒有「紅包」送妳，我希望能在妳將別離之前夕，給妳寫幾句寄語；但願妳努力向學，在外一切都潔身自愛，勤儉自持，樂於助人，常爲家中來信，以慰年邁的雙親，這也是我最大的一個願望，祝妳一路平安，前途遠大。

稿於六一年正月卅日

悼

一個多星期之前，當我從美湖遊罷歸來，恰巧那天是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左右，我一到家見了母親及妹妹，却沒有看到父親，我便順口的問道：「父親到何處去」？母親答道：是福權兄有事找他，我也不去多問，只忙去沖涼及做一些瑣事。

到了下午六點多鐘，當我們在一齊用晚餐時，忽然電話鈴鈴鈴的響起來，三姐便去接聽從三姐的談話中，即知道那是父親的來電，不久三姐忽然大叫一聲，面色忽然改變，使在旁的我也為此受驚不少，但又不知到底為何事，等到三姐放下了電話，我忙問道：「什麼事啊！這樣緊張，看你好似在怕。」她被我這一問便道：「福權兄去世了。」我忽然的驚叫起來：「呀！什麼事呀！好好的又沒有病。」三姐便說：「他是因血壓高而死的。」我聽了之後，心中忐忑跳個不停，一面也為福權兄的不幸而痛惜，此後我飯也不想吃，腦海中只存着一個莫名其妙的想法，便存有一個中等身材，血氣方剛，面容常常帶着笑容而且還很福氣的人，他便是已去世的殷福權先生了。

啊！世間的事，總是來得這麼唐突，變得這麼快，真是令人捉摸不到，更使我有點懷疑，懷疑主宰這世間的神，為什麼這樣慘忍呢？將一位正當青年有為，將要發展他自己的事業以領導後輩的人走向光明前途的大好人材，就這樣快結束了他的生命呢？使他不能在這社會上完成一件轟

轟烈烈的大事呢？不能完成他的志願呢？而帶給他的慈母喪子的悲哀呢？妻子失夫的心痛呢？兒女失父的苦楚呢？朋友失他之可惜呢？這一切的一切，是誰造成的呢？又有誰想到的呢？

在我個人的觀察上，以及我和他的認識交談中，雖然不算有幾十年的老友，但在短短的五年中，我覺得他是一位豪爽、坦白、慷慨的人，對朋友更是常帶一副笑顏逐開的臉孔，不像其他的人常扳起一副所謂尊嚴的臉孔，所以他很得到朋友的稱讚、愛戴。

福權兄的死，不只是殷家的一大不幸，也是社會一大損失，因為他對社會公事，也出了不少的力量，是竹城的明新學校重要董事之一，他更為學校出了不少的力量，也就因此，在他還山之日，竹城的名人、教員以及學生代表，不下百人出來送殯，白馬素車，極盡哀榮，由此可見平日他對人對事，是如何的忠誠，如何的熱心，才會有這麼光輝的一頁呢！這也是身為他的後代以及弟妹們可值得自豪的。

福權兄的不幸，使到他家裏充滿一片悲哀的氣氛，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又可作退一步想，人既死了，再也不可追回，而我們又不可這樣的沉默下去，如是這樣更對不起死者哩，希望他們此後更努力，做弟妹的就承繼兄長的事業，做兒女的也一樣繼續他的事業，去發揚光大，我相信這也是死者的一大願望。

福權兄的逝世，在不會講話的我，又不能給他家人來安慰一句，我謹在此向福權兄致最敬禮，希望他在九泉之下含笑，并祝他在天之靈，永遠的安息吧！

駕車受考記

我們的家，可說是一個小康之家，雖然洋樓大廈是沒有得住，但目前有一間相當寬濶的屋子住着，比起一些人的生活所說是好得多，因此我們就擁有了一輛奧士汀A四十型的汽車，雖然是買了好久，但因我們常保護好，又因最近重新電鍍過，所以還很簇新。

在幾年前，我們便買了這輛奧士汀汽車，以前曾經一度願用過車夫，後因二哥學會了駕駛，便不再僱用車夫，這車完全由二哥保管，不久，二哥離馬到澳洲去升學，汽車便交回四哥駛用，那時四哥每天載我們上學，後來四哥也畢業去留學，又傳給三哥五哥來駕駛，這時兩位長兄也將要畢業了，不出兩年的時間，也先後完成他們的學業，三哥到森美蘭一帶去教書，五哥也到吉打一帶去為人師表了，這時家裏的人都是不會駕車的，以前我雖曾去領牌學駕，但都是玩玩的性質，現在我覺得不會駕車就沒有車坐，一方面爲了要坐車，一方面爲了做起我們家裏的司機來，因此我便下決心去學會它。

假期到來了，我便去領一個「L」字牌，每天早晨或傍晚，便由三哥或五哥在旁邊來教導我，這樣學了相當的時間，一天天的進步，雖然說不上很熟悉，但至少也可以在街市上兜圈子了，於是我便對哥哥說：請你和我到交通局定一個時間，讓我去考車，哥哥就依照我的吩咐而去辦，於是就定下了二月六日這天，便是我考車的日期。

在這天我請假，早晨煥哥便來和我一起前往考車，因時間還早，所以我們預先去練習練習，不知怎的，今天心裏總是很緊張的，當時時間還未到時，我急得很，一分一秒都好像過得很慢，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時半，這時我便開始去交通局交費及領取號數，當我到了交通局時，已有好多的人在那邊排隊等候着，於是我也站上去，可是那位給號數的先生，他還沒有把小窗子打開，顯然是不准你們去交費的，我們便只好站在那邊等，這樣一站，站了半小時之久，那位先生才慢吞吞的開啓小窗子。一個個的來登記，我是被登記的第六位，因此我的號數便是第六號了，交費領到了號數，那位先生便叫我們坐在那張椅上等候考官來考，這時已是十時半，不一會，考官開始來考我們，一個個的都是先後進去考，至到第五位時，我一見他進去，立刻緊張起來，心裏更是「拍拍」的跳個不停，但我還裝着很鎮定的坐在那邊，不到十分鐘，先前進去考的那位又出來了，他叫我進去，這時我的緊張可說是到達了極點，手也冷了，腳也在顫抖着，於是我一步步的走近了辦公室，一手推開門時，見到兩位考官，一位是印度人，一位是中國人，那印人考官看了我使用英語問我：「是否要來考車？」我回答他說：「是。」他再問我：「你要用英語來作答或是用巫語？」這時真把我難倒了，因為巫語講不通，英語又講得「半桶水」，又不可用其他語言，我只好向他說：「請你用英語對我說好了，我會聽。」於是他開始用英語向我說：你站到那一個牆角去，他自己却坐到另一角去，拿起一個有着五顏六色的圓的鐵片，轉動各種顏色來問我，我一一的答對了，這時他叫我走前幾步來，靠近掛有一個各種標幟的牆壁上，他拿起了一條又長又肥的

大籐鞭來，我一見他拿起這大籐鞭，心裏更慌張，一慌張，腦子又胡思亂想了，想我這一次或許不及格了，回頭又想想，既然是來考了，及不及格也已經定了，況且現在既使你不曾也得要考，決不能隨便的再更改或展期下去，我又鼓起最大的勇氣，等着他的擺佈，一會兒他用籐鞭指着牆壁的那個木板上的各種不同的圖畫來問我，我因平常特別的留心注意，也曾下過一番功夫去讀過它，所以完全都給我回答出來，這時他放下的籐鞭，轉問我駕車的各種手勢，他問一種，我做一種給他看，也許他認為可以了，便不再問下去了，這時口試的大功也算完成了，考車的階段也到了一個段落。

接下來第二步便是考駛車的技术，這次考駛車的是一位中年人，滿臉長滿鬍鬚，樣子很莊嚴，使我看了有點敬畏，他走過來，叫我開始駛車，他又把駛車的條件簡單的對我說，要我依他所說的做去，於是我就駛向後退的第一個節目，因六根柱的角度是九十度，駛起來很不容易，但總算我幸運，很順利的可以駛我的汽車進去，因此他叫我駛出來，又叫我在畫有兩條白線的地平上當中轉回頭，我便依他所說的做去，可是我所駛的這輛汽車，車身很大，又駛得不很老練，所以越出了白綫，這一下我更慌張，不知如何是好，當我回頭來看那考車官時，只見他搖搖頭的對換哥說，駕的不夠精，這時我又想，這次不及格是無疑的了，當我正在這樣想時，那考車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吩咐換哥把「L」牌前後各一掛上車去，這時我又驚又喜，喜的是我還不至於像我想得那麼可憐，驚的是怕我等一下因緊張而駛得不好，心中跳得更快，但我始終壓制我緊張的情

緒，鎮定的去應付，忽然考官坐上我的車來，用英語對我說去兜街，於是我很小心去駛，又很專心去聽，他不時的叫我更改方向，當我到了庇能律和蓮花河一帶時，忽然考官大聲的叫「停，停」他這一叫，幾乎叫得我魂不附體，我本想立刻停下，但當我抬頭一望街旁時，看到有一個不準停的車牌子在那邊豎立着，我忙向前走了一小段路才停下，他問我剛才在那邊叫時你不立刻停下來，我便告訴他那邊有一個不準停車的牌示，所以我便把汽車停到這裏來，他見我明白這規律，便叫我將車子駛回考場去，回去之後，他叫我隨他上樓，上到樓上，他叫我坐在那邊等候，這時我的心還在跳，因先前給他這一大叫，倒叫得我的心跳得更利害，等了好久考官又不出來，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恨不得要馬上見到考官，只要他給他一個答案，及格或是不及格，當我正在想時，忽然辦公室的門開了，考官走來對我說：「你考不及格，」這時他改用國語對我說，我聽了之後，現出很失望的樣子，可是我再看考官，見他滿面春風似的，不像先前考車時扳起的莊嚴樣子，我十分的奇怪，他見我不出一聲，立刻他改口，笑笑的說：「你已及格了，現在你可以領正式的『禮申』了。」我以爲他是和我開玩笑，半信半疑的問他，到底及不及格呢？他見我不信他所說的話，便叫我進去辦公室，寫一張證明書給我，又吩咐我說，必須到前面去交費及辦理各種註冊手續，此時我已証實我已及格了，高興得說不出什麼，立刻接過證明書，只向他道了謝，匆匆的去交費和辦理一切應辦的手續而回家，回到家裏，不但我興奮，哥哥和姐姐也爲我高興萬分，父母也特地爲我而多燒幾味佳餚慶祝呢？

學會開汽車的煩惱

假如有人對我說：「我要學駕駛車了。」我必定會勸他慢點學會比較輕鬆，否則的話，將來學會了煩惱便跟着而來，你要脫身也不可，誠然沒有這種經驗的人，是不會了解其中原因的，現在讓我講給你們聽聽：

在三年前，我整天吵着哥哥給我學車，還叫他教我，因為哥哥都很疼愛我，他經不起我多次要求，只好答應教我駕車，經過了幾個月的學習，也辛苦了哥哥，終於上蒼不負好心人，很順利的給我獲得了一張駕駛執照，從此以後，我便成為一位合格的司機了，也就因為如此，我就有了不少的煩惱。

每當我和朋友約好時間去遊玩時，只要家裏有人對我說：「今天某某先生要借車，你去駕車吧！」這樣一來，我不但要取消這個美好的節目，而且常常還要被朋友們罵我臨時變卦，打不定主意，不守信用等等罪名加到我的身上，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無處訴。

記得有一次，我和王同學約好看七點場的戲，因為她的家是在戲院的附近，所以我就吩咐她先買票，然後在戲院門口等我，那知湊巧得很，在六點鐘時，因為家裏的人有一些事要辦，叫我駕車載他們去，這個突如其來的命令，我只好遵命照辦，那知道這一去足足去了三小時才回來。

回到了家我一切都不管，推了腳車忙找王同學去。我一踏進老王的家，她便在埋怨我，怪我不守信用，還拿出兩張戲票交給我，我心裏頓時的難過，真非這枝禿筆所能形容，我相信這氣也不比王同學受的少，但事情已經過去了，惱又有什麼用呢？我只好嘆自己沒有預先準備，還累得王同學也和我一樣地活受罪，我除了對她表示歉意外，也不能再作事後的補救方法。

有的時候正當着我進餐時，突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是朋友從外坡來了，要我立刻到碼頭去接船，我只好將那碗白飯擱着，馬上整了裝穿上那懶惰鞋，便要匆匆駕車出去了，有時候或爲了送友人去搭車，順便在馬路上兜了幾個大圈才回到家來，因爲這樣竟將吃飯的興趣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雖然當時肚子很餓，但也因天氣太熱，一方爲了奔波困難，而影响了吃的飯量。

我自從領了駕車執照之後，無時無刻不是爲了駕車忙，親戚朋友有什麼喜事，如結婚啦，嫁女兒啦，都要向我借車，我又得去充當一個車夫了。有時遇到友人家裏有人死，出殯時我也好照例的去「出席」，如遇雨天，車上的玻璃被關上，我坐在車內，受着悶氣，難堪極了，假如再遇上兩三位抽煙者在車上，我簡直就不能呼吸，當場頭昏眼花，我寧願被雨洒濕，勉強將車窗打開，好讓空氣進來，如果不下雨，又被那高掛在天空中的炎陽，晒得滿面通紅，汗流浹背，老是徐徐的跟着送殯的陣容，既不得開快車，而手脚甚至眼睛也沒得休息一下，其中所受的苦悶滋味，真非身歷其境所能嘗到。

誠然，學會駕車，未必對我就不會有好處，但總是益處少而麻煩多，除了吃飯沒有定時，出

入不能自由外，甚至連睡覺的時間也受打擾，不是嗎？當我在睡入夜鄉時，被家人叫醒，說他們出去了，因為下雨，不能回家，要我用車去接，我在朦朧的睡夢中被驚醒，滿頭大汗，易易沉沉的去更衣，洗臉，又得出去了。有時想起來也好笑，在十五分鐘之前我倒在家睡得很甜蜜的，十五分鐘後却又坐了汽車在街上兜風，這種畸形生活，表面上似乎很有興趣和寫意，實際上是很苦惱的一件事。

總之，我自學會駕車以來，除了給我增加許多麻煩及開銷之外，還時時的忙個不停，但私自己的工作却一點成績都沒有，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往往還惹了滿肚子氣，這種苦頭實非旁人所能領略到的！

談家

除非是孤兒或是流浪子，才沒有他們的家，否則的話，人人都會有個家，因為家是個人的歸宿，不論你是放學或放工，你必先回家用餐休息或是洗澡等，因此，家對於每個人都是有着同樣的密切關係。

家，有兩種不全樣式，那便是小時和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家，另一種是長大成人以後，自己創造天地，立業成家而組成的「小家庭」，這時他便是這家的主人，這家的一切都應由他來負起一切的責任，是故這家的好與壞，都要看這人的善管與否，如果是能幹，這個家便是一個充滿快樂和幸福的家，相反的，如果是一位不善指揮和管理的人，那必定是紛亂和多事的家，彼此間不是你罵我打，便是互相的明爭暗鬥，你妒我忌的吵着，大家都不相讓，這樣這個家就沒有一刻的安寧，不但沒有幸福之可言，甚至連那基本的安詳日子也不可多得，豈不慘哉。

如果一個人他有着一個溫暖可愛的家，那他便是最幸福的人，因為當他放學或是放工回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他可以在這佈滿快樂氣氛中的家來溫習功課或休息，又可以做課餘的餘興娛樂，在家庭中得不少的安慰，無形中他會對這「家」發生了愛慕、留戀，更能興起他做人的興趣，鼓舞着他發奮的心，引導他走向燦爛的前途。又因有着好的家庭，心情時時都是暢快異常，對一

切艱難的事，都會刻苦的去幹，這樣對事情的成功希望更濃厚，更有信心，這便是有着一個好家庭的良果。

在它的反面來說：如果一個人處於一個惡劣的家庭，每天他所聞到的都是一些吵咀聲，和摔碗丟椅聲，所看到的是拳頭或腳踢，在這種的環境下，家不成家，弄到頭昏腦漲，沒有一刻安靜，又叫他如何的能發展事務呢？也談不上有快樂的日子之可言，更無法有機會和閒情來學習或做課餘的活動，也不能興起他向上的精神，只有使他對家起了嘔惡，對家庭存有恐懼心，這就是壞家庭所引起的惡果。

有一個快樂的家的人，他是不會在外頭胡作亂爲，也不會說常常在放工或是假日都不在家，更不會說對家採取漠不關心似的。除非他是另有天地，或是有着比家更有溫暖的去處，那他才會對這家帶有冷淡的態度，全樣的，這個家對他也不會發生很大的興趣，對他也沒有什麼利益，在他來說，有這個家就多一個負擔而已，簡直就是活受罪，無怪他會對家視如一間恐怖的牢獄。

家，不一定要說是洋房的屋子的家，便會是有快樂的，相反的，住在平房或是茅屋裏的家，更是常常充滿着生氣和快樂的氣氛，因爲這只是在於各人的自愛，彼此如能互相幫助，互相忍讓，進一步的想法，大家只要有三餐的淡茶粗飯來充飢便可，不作其他高尚的享受慾望，也不作非份的要求，安份守己的在有福同享，有苦全當的條件下生活着，不爲財佔勢而取鬧，也不爲你攻我擊的事情而苦惱，夫唱婦隨的，一家大小你尊我敬的相待，工作之餘，大家談些笑話，其樂無

窮，這不是個最快樂的家嗎？

家，能夠影響個人的事業及前途，也能造成個人的性情和習慣，在好的家庭中長大，又受着好的家庭教育，這個人必是善良和仁慈，全時也是正常的人，在惡劣的家庭中生長，無形中給幼小的心靈，刻下不可磨滅的慘痛印象，促使他走上不正當的路途，也形成他是一個浪漫性的人，這不是那人本身自願墮落，而是環境的壓迫而驅使他，這不能完全怪那人壞而已，家庭也應負起大半的責任。因他小時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家教，大時又沒有受到好教育，除非那人很自愛和會想，重新做一個好人。不然的話，那兒有好的結果呢？

要家庭好，要家庭和氣，這要靠在這一家的一份子來負起這責任，大家要齊心的合作，同舟共濟方可，決不是只靠一個人的薄力所能成功的。還有一件事，就是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才是。因為即使大家都不吵，而你却每天的在不滿這，又罵那個，動不動又在發牢騷，這那裏又可使家庭快樂呢？

總之，要家庭好，每個人都要以身作則做一個「好」榜樣，要期望有個好家庭，那更應該先來檢點自己，是否有盡責，使這個家走向完善和正當的路呢？是不是有想法改善這個惡劣的環境呢？如果沒有的話，空口喊要有個好的家，也是無補於事的。

談 寫 信

我記得當我還在唸小學時，每每看見郵差把信送到我家時，我總喜歡跑向前去接，然後看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才遞給家人，因為我家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每天都有一兩封信，有時更不止此數呢？也許是這緣故，使我對信發生很大興趣。

就在那時候，我開始寫信，但當時所寫的信，都是寄給那些在外坡升學的長兄及姐姐們，甚少和友人通信。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接到友人的信，是在一九五三年，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友人的信，而又是一位男朋友的來信，這使當時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手足失措，坐立不安，日思夜想，這時我的想法是：認為這友人有意挖苦我，為難我，一氣之下便提起筆來給他回信，本來嗎，人家好意問候我，照理我該向他表示謝意和關心才對，但我因事前的想法錯誤把人家的好意當惡意，因此在我回信時也毫不客氣的寫了兩三句便了事。那知過了兩三天我又收到那友人的回信，這次可真使我難過，又傷心，又好笑，為什麼呢？啊！原來是我的信寫得太簡單，又太傷他的心，同時又沒有賞臉給他，他受了這一次的刺激，向我寫了三大張紙，內容多向我解釋，同時還要我多多的練習寫信給他。我因覺得他對其實是一片真心誠意，爲了要報答他，我又開始給他寫信，從此後我便一直寫信到現在，甚至在將來也還要寫。

現在寫信在我個人的生活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也許有人會誤會我，說我每封投出去的信，都是寄給友人的「情書」，如是這樣想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也可說是一個大笑話，其實我之所以要寄信，有二點，第一我寄信給在外洋升學或是外坡教書的哥哥，我只盡了做妹妹的責任，常給他們報告一些家里的情形，以安慰在外的他們，可以安心去唸書或找生活，又可將他們的來信轉唸給母親聽，使他老人家也可稍微放心，這也可以說信在我個人的生活中佔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再有的信便是寫給同學、朋友，以及親戚，在這許多人當中，我可以很坦白的說我寫給友人的信比寫給親戚的多，這不是說我偏心或是有其他用意，我只覺得寫給友人的信比寫給親戚好寫得多，因為朋友是我自己交的，大抵年紀和我差不多，彼此性情相近，大家又可以坦白爽直的寫，不用左稱右呼，或是用一大堆的客氣語句，也不用花言巧語去恭維人家，只要我們一提起筆，要講什麼便寫什麼，想說什麼，便寫什麼，只要一想到便寫，這種寫信法，簡單又容易寫，同時又省時間。有這麼多的好處何樂而不為呢？我更覺得寫信是一件快樂的事。

但是奇怪得很，近來我好似對寫信不感興趣，總提不起寫信的勁，每每接到一封信，至少要隔一兩個星期才懶洋洋的去作覆，有時甚至一兩個月也說不定，就因為這樣使到許多友人，在疑心疑鬼的說我約會忙啦，看戲忙啦或……一連篇的廢話，有的甚至直接來信指摘我，攻擊我，真使我有口難言，有苦無處訴，但我又怎奈他們的何呢？

其實並不是我故意不回信給他們，只是缺少時間而已，使我不能很快的一一給他們答覆，我願我所有的朋友，能在寫信這方面給我最大的原諒！



談手

每個人都有一雙手。假如一個人沒有手的話，那他便是一個殘廢者了，全時也是最可憐和可惜的。因為我們沒有了手，就不能做事，對自己實在太不方便。

一個有手，有腳及五官端正的人就是一個最幸福的人，而有了雙手便是萬能，雙手怎能說是萬能呢？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本領，所以各人就有各人的不全發展了。現在讓我來談談萬能雙手吧。

我們的雙手，首先對於自身有利益的便是能拿，能寫，能做。我們有了手，却不去做工，也是和無手的人沒有多大的分別。如果我們有手而去偷東西或賭博，那我敢說無手比有手更好了！前者雖然無手，但他能想，能分別好壞。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的手能用在好的方面去，那我們就能夠做出許多有益的事情來，有了雙手，只要不懶惰，肯去做工，我們便不愁沒飯吃，沒衣穿，沒地方住了，因為我們用雙手去做工，可以換取金錢而過生活，再說我們認識字，有了知識，更能利用雙手寫出許多好文章來，又能寫信到很遠的地方去，將自己的意思表達給遠方的親朋戚友，使他們能明白吾人的意思，此外雙手還能建築公路、鐵路、洋樓，以及發明汽車、火車、機器……等，也無不是靠萬能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雙手萬能，因此我們有了雙手必須好好的利用它

，用它來替公眾服務，用它來創造事物，這樣才不致失去「雙手萬能」的意義。這樣才不致辜負了上帝所賦予我們的萬能雙手。



心曲

我記不起那是在什麼時候，也不知是在那一篇文章裏，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句話：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爲追求理想而奮鬥。自從我讀到這句話之後，覺得她真是我心中的話語，她代表我說出我所說的話。

不知道我的個性生來即是這樣爽直，或是環境使我趨向樂觀方向去。我對於人們給我的苛刻，以及佔上了我的便宜之後，偶而會生他一個氣，過後我還是會原諒他，不但這樣，相反的對於他的態度更表現親熱，因爲，我覺得他雖然佔上我的便宜，但無關痛癢，那只是身外物的損失，却給我得到了一次寶貴的教訓，無價之寶的經驗，想通了這點，我再也不怪他佔我的便宜。只認爲我又多了一點生活的實際資料，作爲我日後的應付智識。

記得我與X君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大家都很講信用，無論在利益上，合作上，都爲着我們的理想去奮鬥，從來不會爲了懷疑對方的欺騙而立下合同。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X君却爲了自身的利益，毀滅了我們口頭的信義，他帶走了我們的理想，却自己佔有這份榮譽與財物，而撇下我這個啞子吃黃蓮的人。告他嗎？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維護，因爲我們事先沒有辦合法的手續，對朋友細訴嗎？得不到人們的同情。我只好忍受這一次的痛苦，算我

吃虧，默不作聲看着他將我們所辛勤培養的財物帶走。我以沉痛代表大量，以犧牲小我，成全我的精神去成全他，並且還暗自裏給他祝福，希望他有這資本後能大展鴻圖。

人，有時會因為錢財而失去了好朋友，正如X君在得到那筆錢之後，便與我斷絕了來往，連影踪也不見到他，只有我這個傷心人，在悲傷哀痛之餘，重振旗鼓，依然單槍匹馬出來闖天下。因為我一向對待朋友都一視同仁，誠然有時給一些勢利者佔了便宜，但也有一些是忠於我的人，於是我又另外與別人來合股經商。錢，固然我沒有，但天生的一份勤力做我的後備，結果又很快的給我找到了出路，但前車之鑑的寶貴經驗，給我這個愚笨者的教訓。我再不這樣隨便相信別人的甜言蜜語，也不以感情做事。沒有法律保障的事，再也不會去做。當然我也沒有存心討別人的便宜，但只求無愧於心便是了。

失敗的恥辱總會有成功的榮耀給予補償，雖然我現在沒有一點成就，更談不上成功，然而以目前的生活來說：我不但自由得多而且要風得風，不愁沒有朋友，不怕找不到飯吃，對於潦倒時瞧不起我的朋友，我不準備示威給他們看。我更不做投機取巧的冒險事，我只希望安份守己的做勞動者，以自己的力量換取所得的代價，不作富貴榮華的想法，但求生存的基本條件，不傷天害理，也不欺侮弱小或無能者，這便是我做人的原則。

不義之財總是不會長久的。我常是作這樣的想。與X君分別八個月後的一天，我在一間商行裏買東西，不料冤家路狹，我却遇上了X君，其時我正想躲避他，當時我覺得既然他這麼久都不

肯見我，與我相往來，我也不必自討苦吃的來惹上他，以免招來不必要的麻煩。不料我却聽到他在後面喊我！我只好回轉身來，給他打招呼！心想大家做一個禮貌上的稱呼，便各自東西去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却笑容可敬的大步向我走來，還表現出熱情的態度向我問：如今發那一行財呢？我見他熱情，以前那股高傲驕氣的神態也沒有了，不但這樣，而且我還看出他有點失意的頹氣。就問他近來好嗎？生意一定很發達，想不到我的問話，却觸起他的傷感，忽然呈現在臉上的思愁，使我意識到他一定是有苦衷。良久他才說：「我是否還有資格邀你一道去喝杯茶，談談別後的情形。」因為當時我還有工作在身。於是，我只好謝絕他。他見我不答應，帶有要求的態度對我說：那麼休息天我來見你好嗎？爲了不使他失望，我只好答應他的要求。

時事的變化有時會使你受驚，以前爲了解決我們的事，我總會追蹤X君，可是你越找他，他越躲避你，如今，我心坎中早已把他遺忘掉，可是恰巧相反，現在竟是他要來見我，使我感到有些難堪，因為我們畢竟是曾經成爲患難之交，後來又成了陌路人，千變萬化，每當使我憶起這件事時，心中會不期然的泛起淡淡哀愁。本來嘛，我可以一口拒他於千里之外，但人非草木，誰能無情，何況我一向不主張給人家走着末路，而且人情留一線，日久也好相見，說不定將來我也會有求助於他人呢？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當我還在忙於瑣屑的工作時，X君來到我家，我忙出去相迎他，招待他坐。當時我注意到他一身光滑，與二三天前見到的他相去很多。他先開口對我說：你很忙嗎？

我立刻回答他：不！不很忙，只因在家閒着，便整理一下臥房而已，他又說：如果不妨礙你，我倒希望我們一齊出去散步而後喝茶。我明白他是不好意思在我家談起我們倆的事，於是就順從他的主意去，我說讓我去換衣整裝先，你稍微坐會兒好嗎？他急忙說：你隨便好了，我在此等你。是故我就去修飾了。

在一間冷氣的餐室內，我們各自要了飲品。我保持冷靜而沉默的態度。X君便開始說話了：他說：玲，你為何要躲避我呢？我知道你恨我，同時我也感到慚愧，因為我太對不起你，而你却不曾發出半句怨言，也從不與我罵架，我知道你內心蘊藏着痛苦，但不敢向別人伸訴。我聽到此眼淚奪眶而出，我立刻用手巾掩着臉。他看到此景不敢再說下去，因為茶室內還有許許多多的茶客，如果給別人看見了，怪難為情。他忙說：玲，請你別哭，免得給人家誤會，於是我擦去眼淚，兩眼直視着他說：X，過去的請不必再提起，免得挑起我那衝動的感情，而且我這樣對你，你也應該感到滿足了吧！現在我們都有自己的抱負與希望，相信你的事業也大有成就，我也正忙於工作上。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同時我知道經濟與經驗你都站在我的前面，但我從不忌妒你，我也不會憎恨你，總之各自發展，為自己為社會人類謀最高的幸福，這便是我個人的宗旨。

我將自己的牢騷一齊拼出後，X君感到很窘，低聲的說：玲，今天我來見你的目的，只求你原諒我的過失，對於經濟不敢有所要求，還望與你恢復往日的友誼。我覺得他太幼稚，同時也覺得他太好笑。便說：如今你不再怕見我了嗎？以前我要找你，你總會藉口不見我，現在反而要求

我再度和你成爲往日的密友，當然我一樣的歡迎你，但要我再像往日那樣相信你，恐怕難以辦到。因爲你給我心靈的創傷，還深深的印烙在我的心坎裏，你的無情，叫我難忘。你的貪圖，叫我心寒。

不知道是我的衝動或是因爲忍受太久的氣，竟然會對X君暴發出來，過後我有點後悔，因此我又低聲問X君：如今你想再與我合作嗎？他點頭表示是。於是我就對他說：X，忠言逆耳，我不曉得你是否願意聽我的勸告呢？他依然默默無語的坐在那兒。於是我就說：一個人無論他是富貴或貧窮，總不要忘記做一個忠實誠懇的人，決不能以欺詐的手段對待朋友，更不要時時想佔有便宜，吃虧的人只給你一次的便宜，以後你休想再要得到他對你的信用。詭計多端的人，只有使人家討厭，決不會有人喜歡接近你。做人不但要忠厚，而且還要常常把別人當自己般的看待，更不要以爲別人不出聲便是一個大傻瓜。總在別人身上轉念頭。應該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即使窮也要窮的有骨氣，決不要貪污。人生在世，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爲追求理想而奮鬥。這就是我所要對你說的，也是我的心曲。聽與不聽由你好了，我一向做人都是這樣豪爽的，縱使你要恨我，我也不怪你。

大概X君知道自己做了虧心事，而且他與我相交這麼久，他相信我是一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他也很明白我不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就很溫和的對我說：玲，我佩服你的爲人，同時我祝你成功。我回答他：謝謝你的讚賞，時候不早了，讓我們回家吧！

在送我歸家的路途上，X君不會再說什麼，我也靜而不啓口，至回到家門口，我對他說：謝謝。他才開口說：謝謝你的賞臉陪我出去，我們再見！我望着他遠去才走入室內。



情書

我與陳君是多年的朋友，因此大家都很熟落，他常來我家玩，偶而我也會到他家去坐坐，因為他的妹妹與我也很合得來，尤其是他的媽媽和我談得很投機，是故，我們都好像一家人似的，常常有來往。也時常相約出街，看戲等。

近些日來，戲院常演好片子，但因為心情與工作的關係，我很少去看它，也不很注意它。但下午時陳君來電給我，說他約我今晚一道去看國泰的那齣戲，我因為今晚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也就順口答應他了。六時半陳君駕了他的那輛大房車來，我因為還沒有整裝好，就由二嫂出去代我招待他在客廳裏喝茶，陪他談話。我匆匆的整裝完就出來客廳，見了陳君，忙對他道歉，然後與二嫂告別，我們就一齊去觀戲了。

從戲院出來，坐上汽車時，陳君關心的問：「介，肚子餓嗎？」我笑笑的說：假如你想吃，我是樂意奉陪你去，否則，我還不想吃東西，你的肚子餓了嗎？我反問回他，陳君看一下我，笑了笑說：介，近來學到一套油咀，而且還很俏皮呢？我又回答他說：是嗎？我倒不覺得呢？或者你比較敏感？他只好說：好吧！讓我們去兜兜風好嗎？我就說：由你決定好了，車在你手中，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陳君說：我載你去賣掉可好？我慢慢條斯理的說：你可這樣忍心對我？他忙

說：不！我絕對不捨得，而且我也沒有這胆量。於是我們都哈哈笑！這一晚，我們玩到十一時，陳君方送我回家來。

當我正在忙於工作時，小鬼子拿一封信進來給我說：姐姐你的信，我放下工作，拆開來看，裏面寫着：介，也許你會奇怪，我突然的給你寫信，是的，在我們相識幾年中，我未曾給你寫過信，但每當我與你見面時，心中的話語又不敢向你表達，猶如那天我們相遊玩時，因為我害怕你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只好以書信向你表示。答應與否，我希望你給我答覆。

在我的生命中，妳是我第一位崇拜的人，也就是說：妳是我第一位愛上的人，因為無論你的作爲、風度、美麗與大方，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記得第一次見你時，我就對你發生好感，但我怕一見鍾情是不會長久，於是我常常接近你，了解你，現在我更感覺到你的可愛溫柔。但遲鈍的我，不善於運用話語表示，今晚特地寫了這封信給你，諒你不會怪我吧！同時希望你答應我的要求——讓我愛你吧！下面寫着：忠於你的陳××上。看了此信，使我發呆了，我索性坐在椅子上，我忘了工作，忘了……總之，情緒頓時緊張起來，心亂如麻。

不知過了多久，我才平靜了那紛亂的心情，我開始思索，我覺得奇怪，他——陳君，在我腦海中的記憶，我一向只把他當作一位朋友，也可說我常常把他看成弟弟似的，想不到他竟會寫一封這樣的「情書」給我，我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更覺得好笑！他爲什麼會把我當作情人呢？這使我百思不解？他是否正如他所說：幾年來都把心事蘊藏着，暗戀着，至到現在才把感情洩露出來

呢？而且不敢當面向我表示，只用文字寫成一封信，用文字表明他的感情。我相信在我這一生中，這是我第一封收到的情書，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點小插曲。

因為我沒有心情去談情說愛，而且我對陳君也沒有這個意思。所以我也一直沒有給陳君回信，我只把信擱着。一天下午，我正在看着一本小說時，忽然電鈴响了，我拿起聽筒來聽，對方問我：你是××嗎？我回答說：是！不錯。對方忙說：我是陳××，我忙說：啊！原來是你，多日不見可好？他又回答我說：好，謝謝你。他又問：今晚可有空啊！我們去看戲好嗎？我因害怕陳君對我誤會，先來一個防犯未然的說：我因為疲倦，不想出去，假如你不嫌棄，我倒希望請你過來坐坐，讓我們在家談天好嗎？他見我這樣說，也不勉強我，就說：好，今晚我來拜訪你好了。

晚上當我與二嫂及玲女正在客廳閒談時，陳君依約而來，於是我們幾位便坐在廳前談天，與平時一樣，無論天時地利，從東談到北，總之，想到便說，看到便講，然而我發現到，今晚陳君好像不很自然似的，心不在焉，而且面上帶有憂鬱的樣子，所幸二嫂沒有注意到這點，然而只有我們兩人的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陳君坐一會兒便告辭回去了，送走了他之後，二嫂對我問，為何他今晚一來便又這樣快就走了呢？我笑笑的說：不知道，也許他今晚有其它之事吧！

從那一次起，我就很少到陳君家去，因為我深怕惹來無謂的「煩惱」，大家還是保持一種適度的距離，以免造成以後不必要的痛苦，何況我對陳君，一向只抱有友情的態度，根本不存有一點愛情的成份，如果我現在不表明澄清這件事，恐怕將來一久，陳君真誤會我對他有意，其時我

又不接受他的愛，其不是造成他更深的痛苦嗎？與其使他不再對我痴心，何不早日砍斷情絲，讓他有機會時，再度的去找一位情投意合者。我也不必做一位藕斷絲連的煩惱人。

或者可以說：近日來我受了文壇上的幾位朋友的影響，我終日埋首在寫東西，就因為這樣，我把寫文章的興趣培養起來。除非是工作的時間，否則，一有空閒我便執筆沉思，在紙上寫下一篇洋洋的兩三千字都不會感到疲倦，而且越寫越起勁，好似好多東西要寫，不但沒有逛街、看戲、訪友，甚至有時寫到三更半夜，至到母親兩三次催我去睡覺時，才擱下筆來，鑽到被窩裏去尋找一個美夢，我一天到晚就是這樣忙着，對陳君的信也給忘得一乾二淨。

光陰飛也似的消逝，不覺聖誕節又來臨了，街上呈現一片的熱鬧，人們正在安排節目迎接他，而我不是教徒，也不會跳舞，因此我不想去參加什麼派對，也不到教堂去祈禱。因此樂得有空閒的時間在家，於是就拿着當天的報紙在閱讀，一方面在欣賞電唱機播送的美妙歌曲，當我陶醉在這種幽美仙境中時，忽然門鈴響起來，心想在這個時候，誰又打擾我呢？但我最終還是起來，前去啓門一看，啊！原來是老陳的姐姐陳小姐到來，我忙請他進來坐，一方面我將電唱機關掉，便坐下來談天。

我問她，陳老太太好嗎？老陳呢？為什麼他們不與你一齊來呢？陳小姐說：他們今晚沒有空，我之所以來是想問你：明天下午可有空？我詫異地問她：有什麼事嗎？妳儘管說好了。她說：明天我想邀請你到我們家去吃晚餐，因為司君（即老陳）他將於明晚乘機到英國去求深造。聽到

這裏，使我驚奇一下，因為一向他都不會說過去升學，而且還在一間公司內做着高級職員，如今忽然想到去升學，使我莫名其妙，或者這是他的理想。我就向陳小姐說：真是恭喜司君了，他再有機會去升學，將來前途真無量。陳小姐說：那是他自己的主意，本來嗎？有一份這樣好的職業，已經很不錯，可是他卻堅決的要去升學，母親因為只有他這一個男孩子，只好答應他了。我在想：這也許就是老陳太內向的一個特點，無論什麼不如意的事一發生，他總不會表露出來，就是向學問進軍。因為我與他們是老朋友，於是就答應了陳小姐的邀請。決定明天到他家去吃飯。

第二天，我整裝得很早，而且還特地到市上的商店，買了一支名貴的鋼筆帶去送給司君，在離開用餐還有一小時前，我已開車到達陳家了，老陳及他的媽媽、姐姐都出來熱烈的招待我，我一見到老陳，首先便向他恭喜，而且還交出我那支鋼筆給他說：祝你一路順風，馬到成功。老陳向我道謝，而且露出了笑臉，我看出這一份帶有悲哀的苦笑，然而我裝着不知道似的，一樣的與他們一家人在談笑。一直到吃飯時，老陳都陪着我，甚至吃飯時，他與我鄰坐，還時時的夾菜給我吃，但我們只四目相投，很少有機會交談。

吃完了飯，大家都坐在廳前，這時身為主角的老陳，忙於週旋在親戚上，一會兒在姨媽面前談話，忽而姑丈又要關心的問幾句，不然就是表親的祝賀，總之，忙透了他。我因為沒有甚麼好說，只好坐在那兒聽他們許多人在談。不知幾時老陳竟走過來我處，在我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看着我，用低微細小的聲音問我：介，你可有收到我的信？頓時我感到尷尬，又怕給旁人聽

到，我只報以點頭微笑而已，他又說：你有什麼意見嗎？我搖頭表示沒有，其時我見到他眼眶有點紅，我想他是因為別離在即，而我又沒有給他正式答覆，使他感到傷心，他又對我說：你知道我之這樣快決定去升學是爲了什麼嗎？這一下我可急壞了，忙說：老陳別談了，時間也不早，何不早點到機場去呢？他見我不安祥，也不想談下去，就起身說要到機場去了。於是大家就準備啓程了。

不知道是誰的主意，我所駕的車竟沒人坐，至到大家都坐上了車之後，老陳就叫其它四輛車先行而去，他才坐上我的車，然後對我說：我們隨後走好了，因爲今天是送他去上機，我只好順從他了。在路上我一直都保持沉默，把注意力放在駕駛上，忽然老陳打破了沉靜對我說：介，在這離別之前，我想對妳說幾句話：我知道，妳對我沒有好感，而且我明白愛情是不能勉強，因此，我決定去升學，把那顆破碎的心轉向求學，希望幾年後我能有成就歸來，對你對我家人無愧於心。他說得很真誠，而且帶有嘶啞聲，我知道他現在內心是有着無限的苦衷，不知是離別在即，或是心血來潮，被他的真誠感動了我，竟然流下眼淚來。老陳見到了忙拿出手帕來，替我輕輕一揩，其時我心亂如麻，然而我一直沉默着的直達到機場爲止。

經過機場的檢查及一切的手續之後，壁上的鐘指正七時，其時播音機播出，叫搭客先後上機去，那些欲搭機的人們，便一一向親友握手告別，老陳也不例外，當他向親友告別完後，最後向我握手告別時，對我說：介，我要去了，願妳保重，再見！這時我的喉嚨也好像被東西塞住，我

只迸出一句話，再見！兩顆眼淚也不期然跟着而來。

我一直望着他上了飛機，直到飛機凌空而去了，我私下在說：再見吧！司君，祝你前途光明，五年學業的成功，理想的伴侶，一齊帶回家來。



有 版 權 究 翻 印

內 疚 集

作者：梁 艷 坤

出版：海天出版社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發行：海 天 書 局

260, Jalan Tunku Ibrahim,
Kulim, Kedah.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印刷：康華印務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叻幣九角正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版